

我与清华的春夏秋冬

○ 王义鹏（2009级新闻）



在2009级本科生毕业十周年纪念大会上作交流发言

2009年9月，刚经历完新生军训的我，在一个夏末秋初的夜晚，和所有9字班新生一起集中到综体聆听一个通知：在场的3000余名同学将组建一个群众游行方阵，到天安门参加60周年国庆大典。大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此时离国庆只有不到9天时间，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3000多人一起动情地唱完校歌，每个人都充满了无法抑制的兴奋，仿佛即将出征走上保家卫国的战场。经过8天7夜的紧张集训，10月1日，我们9字班近3000名同学肩并肩，在祖国和亿万人民的注目下，迈着昂扬而坚定的步伐走过天安门城楼，完成了一场与祖国历史紧密相连的成人礼。国庆节后，我和许多同学一样，主动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成为年级中第一批被发展的学生党员。

2010年11月，清华大学新闻与

传播学院首任院长范敬宜先生因病去世，在一个萧瑟的秋日早晨，就读大二的我和学院的老师同学们一起到八宝山为他送行。范老是范仲淹第二十八世孙，投身新闻生涯50余载，曾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晚年致力新闻教育，为此付出大量心血。我们9字班的同学在读大一时，还有幸听过范老亲自来学院讲课，讲他的人生经历和对新闻事业的执著信念。印象最深的是范老的那句名言：“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季羨林先生曾这样评价范老的文章：“没有半句假话、大话、空话、废话和套话，讲问题单刀直入，直抒胸臆，可以用四个‘真’字来表示：真实、真切、真诚、真挚。”老院长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四真之境”的大家风范和“铁肩担道义”的新闻精神永远指引着“清新人”。

2011年4月，在一个草长莺飞的春



2009级清华同学在国庆60周年游行中

□ 值年园地

天，9字班的我们幸运地迎来了一次特殊的校庆：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清华的校庆日是每年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这就意味着每年校庆的日期不是固定的，而100周年校庆日的这一天，恰好也是我20周岁的生日，这也是我求学清华期间唯一一次与母校同日庆生。因为这样的巧合，我写了一篇小文“清华百年我弱冠”以作纪念。那段时间，我正在参与一个采访老校友的实践项目，听着他们深情讲述自己与母校的点点滴滴，不禁陷入遐想：特别期待将来的某一天，自己也能像他们一样，从清华园里自信地走出、渐渐地走远，又在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春日里，从远方款款归来，还似那时少年模样。

2012年2月，大三寒假，当冬日凛冽的北风还在园子里呼啸，我随新闻学院的凌云老师和几位同学来到温暖湿润的南方，在宝岛台湾参加由中国记协等单位举办的第十四届海峡两岸大学生新闻营。我们一路从台北游学至屏东，再回到台北，几乎环绕了整个台湾岛。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台湾，虽然日月潭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垦丁海滩也不及电影中那么美，但是台湾



王义鹏（左）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挂职中与村民交流

同胞热情的接待、语言交流高度的顺畅、生活习俗天然的亲近，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两岸中国人同属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同根同源、同文同种，过去是、现在是、将来必将还是割舍不断的命运共同体。时至今日，我依然清晰记得那时海风拂面的感觉。相信终有一天，那一湾浅浅的海峡，不再是走不出的乡愁；相信在我们这代人的努力下，这一天不会太远。

2013年7月本科毕业，送别毕业离校的同学，选择留校读研的我，作为一名辅导员，在暑假前往四川参与学生家访工作。那是我第一次来到四川，巴山蜀水的灵秀让我流连忘返，与基层校友的交流更让我大开眼界。于我而言，从那时以来至今十年间的所有故事，都是从这次西南之行开始的——因为这趟旅程，使我结下了毕业后到四川工作、成家、立业的奇妙缘分。

母校鼓励我们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2015年我硕士毕业，通过考试成为一名选调生前往四川。原本组织把我安排在成都，因为想去艰苦的地方锻炼，我主动申请到甘孜藏族自治州工作。为了让自己安下心、扎下根，我把户口也转到甘孜，因此有了一张带藏文的身份证。在这里，我有幸参与了全州第一个国家5A级旅游景区的创建，还在挂职村支部书记结束后被热情的老乡聘为村民代表。后来我到省上工作，全程参与了四川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这场硬仗，亲身经历了全面小康的历史性巨变。这些经历让我对校训有了更多的理解：天行健，是要像天的运行一般锐意进取、自强不息；地势坤，是要像地的厚实一样埋头苦干、实干兴邦。